

讀人——自悅篇

● 從維熙

人能讀嗎？答曰：能。人世間最不耐讀的是嬰兒，皮球般的臉蛋，花生般胖胖的五指……。但即使是嬰兒，也能使我讀出幾分味道來，大音樂家貝多芬就曾把嬰兒的啼哭比作為「世界上最動聽的音樂」：那麼，嬰兒的笑靨，就可以比喻為無一絲雲影的萬里晴空了。

隨着生命年輪的擴張，生活使人變得愈來愈耐讀。儘管人們的面額上沒印有任何文字，但仍然可以閱讀。特別是到了成熟的中、老年，每個人都是一部辭典、一部歷史、一部經卷。攝影家為了展現人的成熟，常常把鏡頭焦距對準中、老年人的目光和眉梢的魚尾紋絡：那一條條深如溝壑的褶皺，彷彿深埋着採掘不盡的金玉一般——社會學家從中尋覓歷史：文學家從中透視深埋其中的哀樂人生：醫學家從中判斷健康情況：心理

學家從中管窺血型和性格！不是嗎？！

人是一部大百科全書，而這部集大成之作，只有到了中、老年，才由社會雕築編撰而成。年輕人雖然青春無價，但享受不到此等殊榮，因為限於他們缺乏人生閱歷，視覺常常出現某種以偏概全的偏斜。

我喜歡讀人，也願意被人閱讀。讀人時，我能透過溫文爾雅的各色面紗，像看馬戲表演一樣，欣賞一條條變色龍在季候風中的蛻變表演。我還善於在某些道貌岸然的文場官吏中，嗅覓到「以階級鬥爭為綱」——「一花獨放百花殺」的血腥殺機。因而，我在讀人時就有了大肚彌勒佛（歡喜佛）深諳人世千奇百妙之樂！

當我被人閱讀時，也頗為逍遙。去年春日，我和文友斤瀾、心武去觀見黃河時，追蹤採訪的電視台女記



者，在三門峽採訪我時第一句話就開門見山：「我所以選中您來談黃河，因為您額頭上，刻印着黃河歷史的滄桑。」她捕獵的對象很準，因在三位作家當中，我經歷的苦難最為沉甸。這說明我也時刻被別人閱讀。

去年初秋，我和心武、莫言、抗抗以及王朔，被一家書店邀請到西安去賣簽名書時，一個比我年紀還大的老者，手拿他昔日買到的拙作《走向混沌》一書，一會兒看我，一會兒端詳書扉上的照片：如此這般地讀我讀了好久之後，才確信我不是張三、李四……而是該書的作者，便走過來對我說：「怎麼回事？幾年前你的照片額頭皺紋那麼深，你現在反而顯得比過去年輕了？」我回答這位上帝（讀者是上帝）說：「照片上的是真實的我，

今天為了不褻瀆『上帝』的盛情，特意修理了一下『門面』。坐在您面前的，是充當『演員』的我。」

瞧！我又一次被人閱讀，這都因為我額頭嵌有歷史的褶皺。讀人與被人讀，是靈犀的碰撞與融合，無論是同向還是逆向，都具有和讀書同樣的樂趣。但是這種樂趣偏愛中、老年人，因為人只有到了成熟季節，視力才具有X光射線的透視功能。用久經修煉的火眼金睛，偶爾去玩味一下假面君子，實在是一種享受！當然，自己也要經受得住別人目光對你的輻射掃描；如果你是磊落人生，非雞零狗碎之徒，被人反覆閱讀，則更其樂融融！然否？！

93年5月10日仲夏